

## 中國網絡文學與東方主義 ——以《靈境行者》為例

朱叢遷<sup>1</sup> 胡曉霞<sup>2</sup>

**摘 要：**中國網絡文學類型駁雜，但其生長於中華文明深厚土壤中，從根源上即具備古典主義審美特質。而當這一類網文出海遭遇東方主義視角審視時，新鮮、異質的中華元素必將進一步擴容東方主義，對自傅滿洲以來的中國刻板印象進行糾偏。由此，探討以《靈境行者》為代表的中國網絡文學的古典主義審美特質及其與東方主義的互文、糾纏，很有可能會助益中國網絡文學進一步開拓海外受眾市場，為促進中華文明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提供有益參考。

**關鍵詞：**網絡文學；《靈境行者》；東方主義

### 引子

眾所周知，中國網絡文學根植於中國傳統文化，儘管其類型涵蓋廣泛，但在底蘊上都或多或少展現了中華文明固有的特質。而當中國網絡文學出海傳播的時候，其本身蘊含的東方元素無疑將會擴容西方受眾所習慣的東方主義視角，使得中國網絡文學在被接受的過程糾偏原有的東方主義，實現中華文明在異域的可持續性傳播。本文即以起點中文網2022年11月9日三榜（月票榜、暢銷榜、閱讀指數榜）排名第一的《靈境行者》為例，分析《靈境行者》

<sup>1</sup> 朱叢遷，男，博士，澳門科技大學助理教授，主要研究創意寫作、比較文學。

<sup>2</sup> 胡曉霞，女，澳門科技大學博士研究生。

為代表的中國網絡文學所蘊含的中國古典主義特質，並說明其在出海過程中將遭遇與東方主義互相影響、互為補充的糾纏狀態，從而在厘清中國網絡文學與東方主義的現實關係的基礎上，探索中國網絡文學乃至中華文化被世界範圍內讀者接受並在全球範圍內進行傳播的可能性。

### 一、《靈境行者》中的古典主義元素呈現

《靈境行者》自2022年3月連載，2022年5月首訂，目前更新至421章。小說作者賣報小郎君在《上架感言》中即指出，本書不同於之前慣常書寫的仙俠系列，是跳出舒適圈的一部作品。然而僅從章節設置就可以看出，本書儘管以科幻為標籤，但仍然融合了玄幻、懸疑、言情等敘述特色，其中所蘊含的古典主義審美特質更是比比皆是。

#### （一）對秩序的尊重

中國古典主義美學的綱領即是建立在儒家克己復禮思想基礎上，著重強調的是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回歸，尤其是對倫理綱常等典型秩序的尊重。在《靈境行者》中，作者描寫到了一種名叫“白虎兵種”的制度，並在文中說明該制度“下屬是不能直接打電話給上級的，通常是以郵件、資訊匯報”，並且在該制度中還任命了“百夫長”及長老團等職位。而無論是“白虎兵種”還是“什長”、“百夫長”和長老團，都回歸了古典主義美學的秩序感——上下級涇渭分明，層級秩序嚴謹。而對靈境本身的描寫也清楚標明了等級：“靈境”——“S級試煉靈境”——“BUG級靈境”。由此可見，作者建立的世界觀及與之相關的制度都以秩序為邏輯貫穿其中。

<sup>1</sup> 賣報小郎君：《靈境行者》，2022年4月30日，<https://read.qidian.com/chapter/PSS42scDC2K3DdYzXPCGvA2/wS1nPyckQgZMs5iq0oQwLQ2/>，2022年8月9日。

## （二）擬古主義傾向

中國古典主義審美框架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即位擬古主義，其來源於春秋之後的儒家以及儒家學說的歷史主義改良，強調對周朝禮制的回歸。在現實操作層面，具有擬古主義傾向的網絡作品均呈現向祖先傳統靠近的趨勢，即著力歌頌堯舜禹時期制度，在情節安排打破平衡時將堯舜禹時代作為精神寄託。在《靈境行者》中，對“長老會”的設置，對靈境產生混亂進而恢復和諧時的情節設置都蘊含了對“克己復禮”、“以德服人”等傳統思想的回歸。

## （三）對聖人的推崇

《靈境行者》為代表的中國網絡小說還清楚地秉承了中國古典主義對聖人的推崇。事實上，聖人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被看作為秩序象徵物，但與秩序不同的是，聖人在中國網絡小說中往往被俱像化為並不完全無缺的主人公。在傳統古典主義小說中，“聖人”與完美同構，如《三國演義》中的關羽之類的道德英雄與終極英雄，他們的出現即代表着秩序的回歸與重構，他們的失落則代表着秩序的崩塌。但在《靈境行者》中，聖人型的人物即主人公張元清自己，從結果上來看，張元清的完美弧光雖然強大，但他本身是具備缺點與缺陷的，不過即便是具備這些“不道德”與“不完美”的案底，也並沒有構成對人物道德完美性的消解。

## （四）父權意識的複現和回歸

中國傳統文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可以說是父權建立並集中的歷史。即使是在科學、技術、文明飛速發展的今天，父權意識也是構築中國人潛意識的重要結構之一。具體到《靈境行者》中，父權意識的複現一是表現在對儒家家庭觀念以及婚姻秩序的重構。張元清雖然自小父母離異，可他生活在姥姥姥爺家，從某種意義上說父母形象都未有缺失，家庭仍舊是完整的；同時，姥姥對小姨張玉餌的催婚也代表了對中國傳統對婚姻秩序的絕對尊重。二是



一夫多妻制的隱喻在文中一觸即發。早在金庸古龍等武俠小說中妻妾成群就成為故事中的標準配置，舉案齊眉與紅袖添香成為男性主人公註定飛黃騰達的預言和所取得的實際結果。在《靈境行者》中，女性角色眾多，如張玉餌、關雅乃至徐盈盈等人，無一例外都將愛上張元清。三是父權意識還體現在模因上。如網絡文學女頻小說中大女主故事比比皆是，但和西方女權主義的同台公平競爭不同，這一類故事在女性通往自主的路程中，仍然要以得到男性幫助為前提。同樣，這一點也體現在了《靈境行者》中，即便是殺伐果斷的關雅也需要在張元清的幫助下才能實現自我。而張玉餌和徐盈盈等人物被溺愛、被寵愛的橋段本身也是對女性的一種矮化。

#### （五）奇觀的繼承與發展

奇觀一詞來自德波的“景觀”，在德波的論述中，“景觀”揭示的是一個處處“符號勝於物體，副本勝於原本，幻想勝於現實”的時代<sup>1</sup>。此處所指奇觀則主要借用這一含義。在《靈境行者》中，人物名稱“元始天尊”、“夜遊神”等，乃至符篆、法器、天人鬼三界等均承續了古典主義小說中的道家敘述。因此，即便小說在靈境和現實世界的設置時借鑒了科幻設定中的平行世界，但小說本身對古典主義奇觀的繼承與發展仍然會使其向傳統仙俠故事靠近。

## 二、《靈境行者》遭遇東方主義

東方主義本身則是一種流動的概念，薩義德強調，“東方學是一種表述方式，祇不過其表述的對象正好是東方，東方的文化、民族和地域……它表述的真理，如同語言表達的任何真理一樣，體現在語言表述之中”。<sup>2</sup>

<sup>1</sup> 居伊·德波：《景觀社會》，王昭鳳譯，第6頁，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sup>2</sup>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London: Routledge, 2003, p.203.

正因此，東方主義從來都不是一種凝固靜止的思想觀念。<sup>1</sup> 薩義德東方主義產生的第一次變革即是被流行文學所馴養——李小龍式的流行符號成功地將傳統認知秩序（師徒或父子）傳遞給了西方人，儘管李小龍所代表的中國印象仍然是一種偏見，但也體現了西方人對東方的關照是不斷擴容與變化的。其後便是流行文化賽博朋克的產生。當英美六十年代頹廢的一代被東方奇觀所震撼，即注意到在東方存在高科技與低生活品質相容的場域時，東方主義在此時進一步擴充了原有的定義。而中國網絡文學的出現，可以想見將會是東方主義流動歷史上程度最大的一次擴容。

首先是以《靈境行者》為代表的中國網絡文學，其體現的古典主義美學傾向勢必異於西方審美體系。如中國古典主義奇觀的描寫就出乎西方觀眾的認知。一旦《靈境行者》出海，歐美讀者將接觸到中國古典主義所推崇、使用以及習以為常的人、事、物，如秩序分明的世界觀，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人生觀，以德服人的價值觀，乃至於道家符篆、天人鬼三界、巫蠱等，這些異質文明產物所帶來的衝擊在給歐美讀者帶來陌生化感受的同時，也擴容了中國印象。其次，《靈境行者》為代表的中國網絡文學中體現的傳統價值秩序的重構與回歸給出了建立秩序、恢復平衡的新的解決辦法，並且在這一帶有浪漫主義情調的解決過程中，中國網絡文學營造了唯美的閱讀體驗。如《靈境行者》中“白虎兵種”的建立，什長、百夫長、長老團的層級結構等，成為靈境失控時使其恢復和諧的重要保障制度。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靈境行者》等網絡文學作品除卻宣揚中華文明元素以外，也給予了西方受眾重新衡量中華文明秩序建立的契機，使其得以發現世界秩序建立方法除卻西方經驗以外的新的實現途徑。

<sup>1</sup> 張興成：《東方主義的全球擴散與再生產——兼談文化民族主義的內在邏輯》，《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第21—27頁。



其二是《靈境行者》等網絡文學作品將提供撼動西方受眾的另一種範式。在網絡作品之前，以張藝謀為代表導演的電影《長城》《金陵十三釵》等都立志宣揚中華價值觀。但這一類作品均採用了後殖民主義視角，刻意迎合了西方受眾對男性英雄拯救世界的偏好，從審美觀念上試圖討好歐美受眾；同時作品中也有貪婪的烏合之眾的形象以影射原教旨東方主義視角下的東方群體，如《金陵十三釵》殘暴的日本人和麻木愚昧的普羅大眾。而以《靈境行者》為代表的中國網絡文學價值觀卻因為異質文化的衝擊（Shocking），以暴露療法的方式動搖了西方讀者對中國文化的刻板印象。如以上下層級為代表的綱常秩序，其呈現出來的異質文化元素形成了為對西方讀者固有認知的衝擊。但在衝擊的過程中，仍有部分讀者受奇幻、懸疑元素的吸引，暫時擱置了核心價值觀上的分歧，從而實現了對中華文明認知觀念上的更新和改變。

其三是《靈境行者》等作品中複現的史詩感將成為西方受眾接受中華價值觀的契機。如前所述，中國網絡文學根植中國傳統文化。但在體量、形態和審美框架上，《靈境行者》等作品同構了西方史詩觀，這一點首先表現在體量上。其次也是最為重要的即是個人英雄主義的展現，在《靈境行者》中，張元清等夜遊神為了讓靈境恢復平衡，不斷和怨靈等戰鬥，秉承邪不壓正等觀念對戰爭持着浪漫主義的歌頌態度。而其中的魔幻和超現實的部分則複刻了西方史詩文學中的設定，尤其是張元清展現出來的“人定勝天”的信念，不斷為守護人間正義和人間和平持續奮鬥的崇高使命感，都將讓西方受眾在陌生的熟悉中逐步實現對文本的接受。

### 三、小結

綜上，以《靈境行者》為代表的中國網絡文學中呈現出來了明晰的古典主義審美特徵，而這些特徵的呈現勢必將會擴容西方原教旨主義下的東方主

義視角，故事所特有的中國古典主義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乃至敘事範式和語言特色，都將為西方受眾瞭解中華文明提供新的切入點，儘管這些切入點多了奇幻和誇大的成分。從這個角度上來說，中國網絡文學便極可能帶動中國文化在世界範圍內的擴散，以一種受眾欲罷不能的接受方式實現文化本身的傳播。尤其是在當代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時期，傳播具有古典主義審美特質的中國網絡文學具備堅實的物質基礎，而其在出海之後成為宣傳中華價值觀路徑之一也將為網絡文學最終正名並賦能。